

# 蟳埔女的簪花围



(视觉中国)

■ 陈志泽

20世纪80年代初,有一次看电影,我的前排正好坐着一位老年的蟳埔女,也就是说我的面前正好对着她的后脑勺。谁都知道蟳埔女都梳着很独特、很美丽的发髻,这一位也是。这次偶然的机,让我得以第一次零距离仔细察看她的发髻——我们现在称之为簪花围。对于我这个写作者来说,无异于面对“生活”,于是来了灵感,立即记下:“这是用勤劳而灵巧的手自己建造的小小的花园。四季常新的花朵保持着绚丽和芳香。那据说曾刺向入侵倭寇的银簪和铁箸斜插着,日光下熠熠闪亮更平添了

一番妩媚。年老了又有什么关系!最宝贵的是对美的追求从未衰老——要色彩和芳香,还要有保卫它的英勇精神。”后来整理成文正式发表。

今天写作此稿也许需要再简要地介绍几句。

蟳埔,泉州东海的一个小渔村。早在宋元,身穿大裾衫阔脚裤的蟳埔女就将头发留得长长的,系上红绳,穿过骨筷子,各式各样的艳丽鲜花串成花环圈戴于后脑勺,更将五彩缤纷的希望、深似大海的爱存放心里……

可不能小看簪花围上那一支横插的骨筷子,它既是鲜明的装饰又是一种自卫的武器。那时倭寇常来骚扰,蟳埔女在危急之际,

可拨下头上这尖利的骨筷子作为自卫武器。望一眼这骨筷子,人们由衷赞赏,美丽的蟳埔女如此热爱美,又如此富有保卫美的英武精神,真是世上罕见!

蟳埔女的簪花围,让她们干活就有了使不尽的力气。她们挑起重担,扁担颤悠悠哼唱着自己真切体味的爽,健步如飞,簪花围也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行走的花园。

我去过多次蟳埔,有一次应泉州电视台之约陪记者到那里讲述我创作蟳埔女、蚵壳厝等题材的体会,供他们播放。那一次更加深了我对于蟳埔的印象。

以簪花围为代表的蟳埔女习俗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这一块小小的神奇的土地吸引了多少游客前来采风、参观难以计数。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,读出簪花围透出的千年渔村的文化密码,读出簪花围寄托的蟳埔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,象征的光明与希望,读出簪花围闪烁的蟳埔女的灵性与纯洁之光,久久凝视这神奇、深奥的簪花围,舍不得离去……

近年来,簪花围在社交媒体爆火,抖音相关话题量破三百亿,传播至30多个国家。众多明星体验打卡,带动了“游蟳埔、戴簪花、美自己”的出行热潮。我就见到许多女作者不但到蟳埔观赏簪花围,还“动真格”梳扮起簪花围,“臭美”了一番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泉州簪花围获评2025“旅游创新贡献奖”,这真是地地道道的实至名归啊!

## 邂逅憨石

■ 洪天平

朋友送我一块石头,我打心里喜欢。说是送,准确点说应该是我找人家的。那天应邀去他家喝酒,未酒先茶时我一眼望见院子里的“它”,遂走过去端详许久不肯移步。朋友揶揄道:“你是石痴啊,一块溪中捡来的石头有什么特别吗?若是喜欢就送给你吧。”

后来,这块石头便到了我家。此石乃溪中之物,普通中有些特别。椭圆形的外貌,径长30多厘米,重约50斤。一人之力足以挪动却不能把玩于股掌,如此使得它既灵动又稳重,大小适中,动静皆宜。我承认尽管此石最多只是“盆景”而非风景,但它的光临着实让我高兴到在心里欢呼。

我特意为这位新来的石头客人预备了一个木头架子,是那种鸡翅木仿古样式的。木石搭配很是合韵,瘦瘦的立架上卧着一颗圆圆的石蛋,尽显镶嵌之感,又有明珠之尊,浑然间熠熠生辉,实在令我意料之中还是有些意外。

凡有朋来兮,进门皆四顾一番,貌似不经意,实则于心里品评这家人之种种,诸如学识、爱好、修养等等,其中尤以书柜和墙上挂件为最,

其次便是家中收藏之摆物,木和石当然属于重中之重了。

我家里有书柜若干,不敢说“汗牛充栋”,但自认藏书不少,我承认多是用装饰门面。客人来时,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我家钱虽不多但‘纸字’可是不少。”闽南语称钱为纸字,潜台词不言而喻,我也是读书人也。

让我倍感欣慰的是,最近上我家来的客人,我发现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走到这块石头跟前,或说它像元宵汤圆,或说它似家乡的麻糍,或说它如一个黄金包子,总之皆是象征吉祥的食物,我觉得如此甚好,人以食为天嘛。

我个人以为,这块石头之所以令我喜欢尔后又让许多人觉得可爱,它的过人之处正是它的无唬人之处。说它圆又无绝对之圆,说它正又无纯粹之正,可它兼容圆、正、隆、平于一身,虽无棱角却憨态可掬,虽无豹纹虎斑却皮丰肉厚。关键是它身上所有的匀称和对称皆来自自然天成而非人工雕琢,有句话叫作“最高明的艺术是自然”。

有客人说此石有点像模像样,建议把它剖开,看看内里有何奥妙。这不由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帮村里的“孝道文化园”物色了一块石笋,重有一

二千斤,于是有人提议把它一分为二当“簪杯”供着,一定非寻常级别且形象逼真,后来由于太过庞大不便操弄而作罢。现在那块石笋立在那里令无数男男女女观赏后展开想象的翅膀,想啥像啥。所以凡事还且悠着点,有些东西一旦人为改变就失去原有的味道,正是所谓该疾疾该徐徐,徐徐有度,事缓则圆也。

所以每当有人提出在这块石上刻字雕花,画龙描凤时,我都笑而婉拒。一块溪中石头、一粒平常石蛋,只是因为它有某种突出之点,譬如糙中带匀,譬如四维对称,譬如圆而不滑而令它略涨“身价”。如若非要在石上另做文章,那便无异于在鱼的身上去鳞插羽,在羊的身上薨绒换甲,在妙龄少女粉红的绮纱上缀几枚金元宝,非但不伦不类还贻笑大方。岂知这块石头的美,正是在于憨在于朴在于原汁原味在于天造地设,除此再无别的。

《诗经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里曰:“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以人度石,以物喻人。亦庄亦谐,亦石亦人。相约莫如偶遇,邂逅你乃是我的荣幸……

一块憨石,引出许多遐想,这算是我的意外之得。

## 炸枣圆圆

■ 吴云娥

厦门连下了六天雨,人都懒得出门了。女儿在客厅拼磁力片,半小时后她撇着嘴:“妈妈,我好无聊……”

我正想哄她,余光扫到厨房角落那袋水磨糯米粉,袋口夹了塑料晾衣夹,边上沾着一圈白。小时候每逢年节,母亲总爱用糯米粉做炸枣:地瓜蒸熟,趁热揉进糯米粉,搓圆,下锅炸得金黄。

“妈妈给你做炸枣,好不好?”

女儿放下磁力片:“炸枣是什么?”

“炸枣可是过年过节的时候,闽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呢。人家说炸枣圆圆,团团圆圆,象征团圆。”

她眨眼:“太长啦,听不懂。”

我干脆牵她进厨房:“那就一起当小厨师,边做边讲。”

蒸地瓜时,厨房雾气缭绕,甜味慢慢爬满屋。我把地瓜端上桌,女儿舀一勺地瓜泥,放进嘴巴里,没几秒勺子又拿出来了:“好烫!”看着她这般心急,我感到十分好笑。

照母亲的法子,把糯米粉倒进地瓜泥里揉,面团却忽黏忽干,怎么也揉不到她那种手光、面光、盆光。我甩着满手糊糊,小声嘀咕:“外婆怎么弄的?”只好和母亲开微信视频。母亲一看就说比例错了,要重调,还叮嘱全程中小火。

照她说的再试,面团终于听话。女儿学我搓圆球,又突发奇想,捏出小鸭子、土笋冻,还加几条“沙虫”。真好啊,小孩的想法天马行空,又不会被固定思维限住。

油锅热了,我把搓好的小球轻轻放进去,用筷子不断翻动着,过了一会儿,第一锅炸枣出锅了,金黄酥脆,圆滚滚的。女儿迫不及待咬了一口,烫得直哈气,却还是眯着眼睛笑:“妈妈,好好吃!”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。

原来,小时候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时,心里是这样的感觉——疲惫一扫而空,只剩下满满的幸福感。

雨渐渐停了,窗外的天空透出一抹微亮。原本被雨水模糊的BRT快速公交,此刻也渐渐清晰起来。女儿捧着炸枣,小口小口地吃着。“炸枣圆圆,团团圆圆。”我轻声念。女儿跟着学闽南腔,走音走得厉害,却认真得很。

母亲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地表达,而是藏在这样细碎的光阴里。在每一次油锅前的守候里,在那句“慢点吃”的叮咛里。

岁月在三餐四季里变换流转,我在食物中寻找心灵慰藉。如今,我也把这份圆圆满满的爱,继续揉进面团里,炸成金黄的团圆,传递给我的女儿。

炸枣圆圆,爱也圆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